

一场深宅大院的争斗，究竟是为了权位还是爱情
暗幕浮现，宅院内的暗战悄然再起

【水无暇 著】

独步一宅

首部宅斗小说掀开女性智斗新篇章
庭院深深，危机四伏，女人之间的争斗从未止息

【永无暇 著】

独步一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步一宅 / 水无暇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4
ISBN 978-7-5463-8278-4

I. ①独…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711号

独步一宅 Du Bu Yi Zhai

水无暇 著

出版策划: 刘 刚

项目统筹: 张岩峰 郝秋月

责任编辑: 王 媛 刘虹伯

责任校对: 于媛媛

排版制作: 刘碧微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总 编 办: 0431-85656961

营 销 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录

第一章 禁闭	001
第二章 母殇	005
第三章 提亲	010
第四章 出嫁	018
第五章 新妇	025
第六章 立威	030
第七章 圆场	035
第八章 风筝	039

第九章 二心	045
第十章 惊喜	050
第十一章 是福是祸	054
第十二章 长进	060
第十三章 相信我	065
第十四章 家宴	071
第十五章 圆房	076
第十六章 家事	081

第十七章	四太太	087
第十八章	猫腻	091
第十九章	傻瓜	096
第二十章	无中生有	103
第二十一章	伤口	108
第二十二章	责罚	114
第二十三章	定心丸	120
第二十四章	挡箭牌	126

第二十五章	真相	130
第二十六章	入瓮	135
第二十七章	差池	141
第二十八章	寿礼	146
第二十九章	按兵不动	149
第三十章	印章	156
第三十一章	别来无恙	161
第三十二章	提防	166

目录

第三十三章	定数	171
第三十四章	仓皇	177
第三十五章	凑钱	182
第三十六章	晕厥	190
第三十七章	头头是道	195
第三十八章	风言风语	200
第三十九章	无怨无悔	206
第四十章	肆意妄为	211

第四十一章	解药	219
第四十二章	得罪	226
第四十三章	心不甘	234
第四十四章	独揽	239
第四十五章	中风	243
第四十六章	夜长梦多	249
第四十七章	用人不疑	254
第四十八章	夺权	259

第四十九章	人心可怕	264
第五十章	不悔	268
第五十一章	重生	273
第五十二章	闹事	278
第五十三章	八九不离十	283
第五十四章	回马枪	289
第五十五章	瓜葛	294
第五十六章	昭雪	299

第五十七章	人算不如天算	304
第五十八章	硬闯	310
第五十九章	弥留	315
第六十章	生同衾，死同穴	319
第六十一章	大结局	326

第一章 禁闭

正德年间，初春，风调雨顺。

天蒙蒙亮，沈秋明撩开帘子要往外走，榻上的妇人听到动静已经醒转过来，侧身低声问道：“老爷是不是又一晚未曾睡着？”

“你的病一日不好，我怎么安心睡着？”沈秋明叹了口气，转身回来，又替妇人掖了掖被子，“天气还凉，你不能再招风的。”

“我的身子，自己是明白的。”妇人的脸色苍白，不见血气，只剩下一双眼中尚余灵动。她勉强仰起脸来问道：“老爷，你知道我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那个孩子关在后院，已经六年了，你心里会不会怨我？”沈秋明沉声问道。

“我心里不怨，她却是未必，不过她一向冰雪聪明，总会明白的。”妇人突然笑起来，一时间春花绽放似的明艳动人，仿佛昔日的美貌都在此时此刻聚拢回来，“那件东西也不晓得她收好了没有。”

“收得好好的，她有时候会偷偷取出来把玩，自得其乐。”沈秋明探手去摸她的头发，仿若是最低的叹息，“你想她不想？”

“我曾经偷偷去看过她，见她慢慢长大，性格渐渐地收敛下来，只是不太好相处的样子。”

“派过去伺候的人都不到两个月就被退回来，有些是她说不好的，有些是自己受不了的。昨天才派去不过七八日的一个老妈子又逃回来，说她在屋子里头鬼画墙似的，别是入魔中邪，宁愿离府都不肯再去。”沈秋明的嘴角隐约也透出点笑意来，“我出去就是再给她找个好脾气的老妈子，免得她有愈多的抱怨。”

“她吃了点苦，也学了点乖，总比在我们身边娇生惯养、一无是处要好得多。”妇人冲沈秋明点一点头又道，“老爷看着安排就好，我不再操心这些。”

秦妈被调配到小院，去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小院是个冷宫，一共只有三间房，清冷地住着一个人，过去就是伺候那个人，明摆着是得不到除了工钱外的好处。

她不敢违命，收拾个小包，走两步停一停，觉得身后的繁华一点儿一点儿远去，化成一个淡薄的影像，将她隔绝在外。

站在小院门前，门是敞开的，极静，没有一点儿声音。

她站定脚，探身问道：“有人在吗？”

静静的空气仿佛波动了一下，一个清脆的声音应着：“进来吧。”

秦妈心里震动，前面也有年轻貌美、莺声燕语的，可都不如这把嗓子来得受用，热热地搔人一记，然后不动声色地又躲开来。

“我是前头派来伺候姑娘的，他们都管我叫秦妈。”随即，跨进了房门。

背对门的年轻女子站在床边，仰面对着雪白的墙壁，墙上描出一朵硕大的牡丹，重瓣生生，花蕊秀丽，花瓣只有一半着了色，另一半只用炭笔勾勒着线条。那女子缓缓转过头，一张清秀平凡的脸，不过那双眼睛长得真是好，流光溢彩，看人的时候水灵灵的，目光掠过像柔软的笔尖蘸了水，在心口上画下印记。

她放下笔端朱红如血的画笔，浅笑盈盈道：“秦妈，你看我画得好吗？”

秦妈来府里两年了，第一次看到这位姑娘，听她唤得亲切，虽然自己是大字不认识几个，更别说是分辨字画的好坏，但还是连声应道：“画得好，真好，就像是真的牡丹一样。”

她的笑容凝结在眉睫处，像是在回答，又像是在喃喃自语：“等到牡丹占尽春色，他也就该回来了。”

秦妈是个称职的下人，没有多嘴再问。

她从踏凳上轻盈地跳下来，粉绿的衣裙外面特别罩了一件深色的小褂，大概是怕新衣染了颜色不好看。

秦妈一唬，想要去扶她，她已经扭腰闪开身：“没事的，秦妈，我没有姐姐们那样娇贵。”

“姐姐们？那姑娘是……”秦妈疑惑了。

她点了点头，婉转回答：“沈九如，你可听说过我的名字？”

秦妈倒抽一口气，何止是听说过，简直是噩梦一样的传言。目光怯懦收回时，正对上收拾干净的书桌，落眼一片金光闪闪。桌面正中躺着一把算盘，砚台大小，赤金所制的框子，每颗算珠都是温润碧绿的翡翠，奇就奇在每颗翡翠的成色均一，毫无瑕疵。

秦妈摇摇晃晃地往后退了一大步，暗自思量：姑娘怎将这不祥之物，公然放在闺中？

“秦妈，这里的活儿不重，我吃的也很少。”九如褪下小褂，移步书桌前，将盛着朱砂的罐子盖拧紧，又准备将几支笔仔细收起来，“不过，这会儿，我倒是有些饿了。”

秦妈将自己的行李收拾下，卷起衣袖，准备到小灶做些吃食，前脚跨进去，就见到九如已经背手站在那里，一脸的好笑容：“秦妈，米缸里有碧粳米，给我煮一碗粥。”

秦妈挽袖洗米，将粥放在陶钵中，用文火慢慢熬着。九如又让她取出新腌渍的芥菜头，切成细丝，挤去水分后，用香油和糖粉拌好，放置在粉底描花的瓷碟中。

碧粳米的香气慢慢飘了起来，暖暖而黏稠的。

九如依旧不紧不慢地将小灶间有些什么备用食材一一告诉了秦妈，最后还添上一句：“你只需要给我做吃的，你自个儿的吃食，前头自然会有人送来的。”

秦妈憋得不行，出声询问：“如姑娘似乎什么事都能自己上手，同前头的那几位真的不太一样。”

九如一怔，随即笑得欢颜：“秦妈，你没来之前，以为我吃的都是从天上掉在嘴里的吗？还不都是我自己做的。老爷是在罚我呢，一罚是三年，再罚又是三年。一晃眼，我在这冷宫似的后院里，已经待了六年了，真快啊。”边笑着，九如边背过身去，用指尖挑了一下眼角的湿润。

待秦妈将热粥盛上桌，九如先捧起碗来，享受似的闭起眼，凑到鼻端细细一嗅：“真是香，天底下最好闻的味道就是这个了。”

秦妈陪着笑：“沈府家大业大，如姑娘什么好东西没有吃过。”

九如的眼睁开一丝来，里面藏的像是极深的水潭，搅动不起半丝涟漪。家大业大是指前院的繁华，在进后院的时候，会走过一道门槛，那是沈家的分水线。而她在这一头，眼巴巴地，一年到头连亲生父亲的脸都见不到两次。

一阵又急又重的脚步声，从外头“咚咚”传过来。

木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女声不客气地尖声喊道：“容姑娘，这个贱人果然躲在这里！”

秦妈下意识退了一大步，她认得来的两个人，分别是沈家的三姑娘沈尔容和她的贴身丫鬟雪卉。那可是沈老爷最疼爱的姑娘，平时含在嘴里怕化了一样的娇贵，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般气急败坏的样子。

反而显得九如愈发从容，连粥碗都没有多晃一下，自顾用匙子舀起一口，慢条斯理地说道：“三姐姐，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知你来我这里做什么？”

尔容手指一伸，话没有出口，眼泪扑扑往下掉，伤心得连话都说不齐整了。雪卉知道她的心意，在旁边干着急，也只会帮腔呵斥道：“容姑娘，不要与这个贱人一般见识，掉了姑娘的身份。”

秦妈已经吓得不知该往哪里躲，也不知道两位姑娘之间到底有何纠葛，帮谁都要得罪另一个。

“秦妈，你先出去就好，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九如给秦妈指了指明路，秦妈慌不择路地走了。

尔容才从樱唇中吐出两个发颤的字来：“贱人！”

九如将粥碗放下来，作势用手拍了拍耳朵，不怒反笑道：“你们主仆俩就没有其他话了？要是没什么可说，我要吃饭了。”

雪卉有主子撑腰，大了胆子上前夺过九如手里的粥碗，往地上狠狠一摔，瓷片四

溅，粥花乱飞，好些都沾在了九如的裙角鞋面上。她皱了皱眉，没有发作。

原来，她非但被关了六年，地位也是一落千丈，连个丫鬟都能欺霸在她头上，肆意妄为。

“贱人！”雪卉骂来骂去也只有这一句。

“啪——”九如的手，已经精准无比地落在雪卉的脸上，用的力气也绝对不省，五个指印立时现了出来。

雪卉呆了，尔容也呆了。

主仆两个人都没有想到九如不但没有半分畏缩的样子，还敢出手打人，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九如好整以暇地从袖口抽出一块干净的绢帕，将那只打过人的手，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脸上依然带着笑：“三姐姐，你这个丫鬟嘴巴不干净，做妹妹的替你管教了。”

雪卉捂着半边脸，又气又惊。她跟着三姑娘几年，沈府上上下下，除了老爷和夫人，谁对她不是客客气气、自矮三分的，今天居然挨了沈九如的巴掌，要是传了出去，她以后怎么做入？

“雪卉，你问她，你先问她。”尔容抹去了眼泪，想到今日所来的正事，也顾不得丫鬟被打了。

雪卉忍住心里的委屈，恨声问道：“容姑娘问你，是什么时候搭上了前些日子来府里的小侯爷，又是用了什么狐媚子手段勾引他的？”

九如连眼皮子都没有冲雪卉多翻一下，直截了当地言道：“三姐姐，我被关在后院有多久，别人不清楚，三姐姐和太太还会不知道吗？我连那道祖训槛都是不允许踏过去的，敢问我又是怎么勾引了沈府的贵客？”

尔容听得“小侯爷”三个字，一张俏脸绯红绯红的，细声细气质问道：“你莫要抵赖，我亲耳听得父亲说，收到小侯爷从京城捎来的信笺，要上门来提亲，而提亲的对象就是你沈九如。”

“三姐姐真是好闲情逸致，这般关心我的亲事，倒让做妹妹的受宠若惊了。”九如依然一副不热不冷的口吻，看似漫不经心，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让人觉得捉摸不透。

尔容到嘴边的话，都活生生又咽了回去。初交手，已经知道自己要败下阵来，不过最贴身的丫鬟被打，要是没个说法，闲言碎语再流传到前院，以后怕是要给众人落下笑柄。

“秦妈，送客。”九如压根没打算留人，继续收拾起自己的那几支笔，完全漠视了眼前的两个人。

尔容恨恨地跺了下脚，知道自己讨不得好，拖着雪卉就走。走到门外，雪卉的嘴巴还不肯饶人：“容姑娘，她就是个怪物，回去告诉老爷说她在后院画鬼符，要咒姑娘。”

沈九如随手就把朱笔掷了过去，雪卉躲闪不及，背心被涂出很长的一道鲜红的线。看着两个人吓得匆匆离去，她嘴边的笑容才慢慢收敛下去。

她不再是哭着喊着被独自关在后院小黑屋中的瘦弱孩子了，早已经不是了。

第二章 母殇

屋檐下，雨丝飞舞，香茗一盏。

秦妈不敢太接近那金算盘，站得远远的。

九如一派闲情逸致，碧绿色的算珠，在她手指下叮叮咚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伴随着雨声，她微微垂下了眼帘，外祖父留下的东西，母亲一直让自己收藏着，说是学以致用。只可惜，沈家一个微不足道的庶出女，算术再精通又能如何？真是委屈了这件好家传。

雨势渐渐大了，不知怎么风向一转，噼噼啪啪打在九如的衣裙上面，她怕衣裙打湿，连忙起身要往后退，手指一滑，金算盘跌落在地，摔得四散开来，碧色珠子纷纷滚落到台阶下。

九如呆了一下，没有弯身去捡，脸色大变，急声高喊：“秦妈，秦妈，快去前院打探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秦妈看着她脸色不善，匆忙打伞去了。

九如又在原地站了片刻，顺着风声，依稀听见隐隐的哭泣与云磬之声，她心绪大乱，拔腿往外跑。

倾盆的大雨落下来，只一瞬间就将四周的声音都淹没了。九如只晓得要拼命地跑，跑过小院外那道她一直不能逾越的门槛，没留神脚下打滑，结果重重地摔倒在地。

她不知哪里生出勇猛的劲头，双手扒着门槛，勉强支起上半身，眼前一道人影，将仅剩不多的光线都吞没了。沈九如费力地抬起头，雨水顺着眉毛往下落，仿佛是落下满脸的泪水。她的睫毛轻轻一震，看清了对方。

“父亲。”

沈秋明垂下眼看她，尽管下着大雨，他身上却是一丝都没有沾染到水渍。像是完全不认识眼前人，他想了一想才说道：“九如？”

“父亲，是不是，是不是母亲她不好了？”沈九如的手紧紧抓住沈秋明的长衣下摆。她听得见，尽管风大雨大，但是她听得见，前院传来哀乐声声，每一下都是直接敲

击在她的胸口，让她痛得两眼发花，簌簌发抖。

“关了这么久，还是这般地不懂规矩，女儿家出行不打伞，全身遍湿，成何体统！来人，把姑娘先扶起来。”沈秋明向后退了一步，正好避开了九如伸出的手，衣摆处已经落下痕迹。

“父亲，你先告诉我，母亲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她，是不是她……”九如的嗓子因为焦急变得高亢尖锐，完全不似平日的淡然。

随后跟来的秦妈，蹲下来去搀扶她，压低声音劝慰：“姑娘，老爷说的是，姑娘趴在这边总是不妥，先起来说话。”

九如却纹丝不动，只用一双眼与沈秋明对视着：“父亲，回答女儿一句话，有这么难吗？”

“是，你母亲昨晚过世了，你起来换了衣服，就到前院来。”沈秋明扔下这句话，没有再多看她一眼，在几个家仆的簇拥下离开了。

秦妈见九如的样子实在狼狈，怕她听得噩耗伤心过度，只能絮絮叨叨地说了几句。沈九如没有借她的手，而是自己站起身，低垂着头，死死看着脚下的门槛，良久才自言自语道：“母亲，她，走了……”

九如觉得心口空出很大一块，飘散开的雨丝凉飕飕地往身体里面钻，她忍不住想抱住双臂，给自己些暖意，心中却明白这种寒冷是怎么焐都焐不热的。

走出十多步，停下脚来，她以为自己眼花，出现了错觉，这个人怎么会出现在此时此处？

抬手再揉揉眼，颀长的人影依然站在那里，沈秋明正站在他的面前，低声在说着什么。九如听不见，她的眼中留下来的，只有这个人。这个像是察觉到什么，转头看向她的青年男子，半张面孔被雨伞遮住，露出的侧面，眉眼如峰峦起伏，自有一股风流韵致。

明明知道自己应该要避开目光去的，但是视线根本不听她的话，千丝万缕地胶着在对方身上，恨不能在上面写出他的名字来。

“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沈秋明厉声问话，“怎么还没有去换好孝服，你母亲的灵堂又让谁来守？”

她一手抓住自己的衣襟，强忍着扭过头去，小步走开。明明已经不能回头，分明还察觉到那人的目光，温润地跟随着自己，将心口的空白慢慢修补一新。

回到小院，整套的孝服已经稳妥地送了过来，放置在桌边，那只折损的金算盘委屈地躺在台阶上。九如弯身将算珠一颗一颗拾起，这是母亲留给她最后的念想，即便是粉身碎骨也要留在身边。

九如换好孝服，将长发放下，梳理整齐，鬓边沾上白花，再看向窗外时，雨已经停了，只有屋檐下还留着一排水珠。

镜子中的人，双颊血色尽褪，却显得眼珠子更黑更深。九如的手指按在镜面，低声

道：“母亲，你这一去，只留下我一个人了。我什么都不会再害怕了，因为这沈府上下没有值得我害怕的了。”

她笔直走过小院，走过那道祖训槛，走过长长的回廊。六年了，沈府大院的变化让她有些分辨不出方向，不过这些又有什么关系，耳边越来越大的哭声会告诉她，母亲的灵堂在哪里，沈府五太太的灵堂在哪里。

当她出现的一瞬间，灵堂里变得非常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看向她，仿佛来者是个格格不入的外来人。

沈秋明从后面走上前，在离她两步之遥的地方站定，沉声道：“这是沈家的九如姑娘，前些年住在别处，如今她回来守灵，任凭是谁也不能怠慢她，听到了没有？”

一片诺声响起，沈秋明才转身对她说道：“过去见你母亲最后一面。”

九如缓缓上前两步，见沈秋明举步要离开，张开双臂拦截在他面前：“父亲，母亲尸骨未寒，您不陪陪她吗？”

沈秋明没有动怒，正色回答她道：“前厅还有重要客人，脱不开身，你照看灵堂就可以，你母亲看到你在，自然会欣慰。”

九如直视着父亲，正面望去，发现父亲也老了，原本乌黑的双鬓显出花白的颜色来。她心底的酸楚滋味更浓，轻声问：“母亲一辈子在等的人都是父亲，难道父亲不明白吗？”

她很清楚前厅重要的客人是谁，不是明明说好还有十多日才会回来，这下子非但提前，还正好遇到母亲新丧。不待她细想，沈秋明已将她的手臂拨开，匆匆离去。

九如根本不记得自己在灵堂跪了多久，烧纸磕头，再磕头，再烧纸，来的宾客都是面容模糊，根本分辨不清谁是谁。不时有丫鬟在旁边递过来茶水，让她喝一口，再继续跪着回礼。

等到有时间喘口气，外面天色已是漆黑一片，沈老爷始终没有回来，灵堂里的人都渐渐散去。有人过来询问她是不是要去吃点东西，九如摇摇头，一双腿已经因为跪得时间太久，根本站不起身来，她只得用手撑地，坐在地上，用手轻轻拍打双腿。

“如姑娘。”很轻的一声。

抬起头来，背着光，她还是能够认出对方的脸：“辛醅，你怎么会过来？你们家……”

辛醅长了张圆圆的小脸，唇角微翘，总像是在笑。他用手指横在嘴唇中间，嘘了一声，压低嗓音：“如姑娘，侯爷不方便过来，又怕姑娘累着，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侯爷，他……”九如心中藏着千言万语，却不知道哪一句才适合在这个时候问出口，她想问那个人好不好，那个人怎么会突然来沈府，还有太多太多，最后都化成了叹息。

“如姑娘看着很是憔悴，令堂已经过世，请节哀顺变。”辛醅环顾四周，“不过偌大的灵堂怎么只留下姑娘一个人，也没人送水送饭？”

“我什么都吃不下，所以让丫鬟不用送过来。”

“吃不下也必须吃，灵堂之内，亲女必须守足七日，这个道理，谁都很明白。九如，你何必要折磨自己的身体？”清朗的声音如同徐徐清风，将灵堂中阴郁的压抑轻轻拨开。赵凌琪换过素色的衣袍，玉簪束发，愈发显得发色墨黑，眼瞳沉静。他缓步从容走进来，站停在九如面前，微微俯身，将一只手递给她，“晚上了，天气凉，虽说是为令堂守灵，也不要坐在地上，寒气太重。”

九如看着近在眼前的那只手，指节修长，肤色莹润光泽，和他的人一样，十分好看。一时精神有些恍惚，像是回到了最初相遇，每次都是她仰视着他，隐隐觉得自己的卑微。

赵凌琪的视线从自己落空的手滑落到九如被长裙盖住的腿上，了然地轻轻笑：“是不是跪得太久，站不起来了？”

知道这样盯着个男人看总是不妥，九如却舍不得收回目光。看到他的笑容，听到他的声音，接触到他目中忽闪而过的某些东西，让人抓不住，想看得更清楚，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被吸引。

九如觉得身体里面紧绷不放的一根弦用最轻柔的方式松开来，双腿的酸软同时缓解开来。这一次她没有犹疑，将手交到对方手中。他看似没有用什么力气，已经将她搀扶起来，低声道：“辛醅，去搬张凳子过来，让如姑娘坐。”

辛醅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不知想到什么，径直走了出去，顺手将门给掩上了。

“你……”

“你……”

两个人异口同声，又怕抢了对方的话机，闭上嘴，看着彼此。

“九如，我回来了。”安静片刻后，赵凌琪开了口。

“不是说要下个月才会回来吗？怎么提前了？”九如轻声问道。

“行程有些变化，不过我很庆幸自己适时到来。或许我不该说，这里是沈府，你也是沈府的姑娘，不过看到你的处境，我觉得提前来没有错。”赵凌琪深深望着她。

早晨见她时，大雨中，衣裙浸湿，发丝凌乱，那个狼狈的样子叫人心疼。这一整天闹腾下来，更是双眸赤红，唇角开裂，整个人看着要摇摇欲坠一般，但是等他再仔细看九如的目光时，却知道那里头藏着的倔强与坚韧不是寻常女子所能拥有的。

九如，九如，终究是与众不同的。

九如想起他上一次临行前的话，叹了口气道：“或许，你来得不是时候。”

“前几日，我已经修书一封给令尊，想来令尊心里多少明白我这次来的意图，虽说赶上令堂的丧事，不过该说该做的，我也不会放开。”赵凌琪的声音不大，每个字又是铿锵有力，落在九如的耳中。

九如想到他话中另有一层深意，不知怎么，觉得双颊有些发烫，声音都不自觉地放

软了：“你知道我这尴尬的身份作祟，我原来也没有敢多想。”

“你的身份，你从来没有瞒过我，不用担心这些的，我会替你解决好。”赵凌琪的话无疑是给九如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安抚的味道更浓，“九如，你只要等着就好。还记得我曾经同你说的话吗？”

怎么会不记得？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是牢牢记在心里的。你说沈家像是一个巨大的牢笼，而我总会飞出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而你是不是那个能为我打开明畅之窗的人呢？九如没有做声，她低下眼帘看着自己的指尖，指甲被烟熏得一色乌黑，像她的心境。

“侯爷，如姑娘，有人过来了。”辛醅推开门，压低嗓子警示。

“沈府还在出丧，我在这里被人看到多有不便，闲言碎语传出去对你也不好，我先走了。”赵凌琪的声音绵长平稳，走的时候，步子不快，像是在等待着九如未说尽的话。

可惜，九如不过是若有似无地“哦”了一声，他已经和辛醅一同走出了门去。

时间赶得真巧，他们前脚出门，后脚果然有人过来，像是掐准了时间似的。

尔容见她安分守己地跪坐在灵堂边，脸上是藏不住的诧异，一副恨不得将围住棺木的白色帘子都掀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什么人，“怎么，这里就你一个人？”

“天色已经晚了，等会儿会有换班的老妈子过来相陪，多谢三姐姐的关心。”要是平时，九如大概又要同尔容针锋相对，可是这会儿，她觉得累，身体，心里，哪里都累得发慌。

“五姨生前喜欢安静，你就多陪陪她，我来给她烧几张纸。”

九如将放置在身边的黄纸传递过去，尔容跪下来，将纸钱都烧了，火光闪烁跳跃，映在两个人眼中。尔容扬起下颌，目光烁烁：“侯爷来府里的事情，你不要说你不知道。侯爷赶在这个时候来沈府，如果是提亲……”

“三姐姐，我母亲才刚过世。”九如声色俱厉地打断了她的话，“这是灵堂，三姐姐，即便她不是你的母亲，她也是沈府的五太太。”

尔容倒也没有动气，慢条斯理地站起身，嘴角一边歪着，像是笑，又像是讥讽：“我是觉得你可怜才来同你说这些，你不要不识好歹。”

“好或歹，都在我心里，不用别人来说。”尽管坐在地上，仰视着尔容，九如心里却没有半分退却。

“你果真是什么都不知道，果真都是瞒着你，你不要觉得我们平时不合，我就一定会害你。”尔容收敛起脸上所有的不屑，对着灵牌又拜了拜，没有继续说下去，挥袖而去。

九如又气又急，不知她从哪里得来的道听途说，要是在母亲的遗容面前说了，无论真假，都是对母亲的不敬。自从见过赵凌琪，听到他的信誓旦旦，她已经没有什么好惧怕的了，沈府如果不给她回头路，那么，她就不会回头。

第三章 提亲

混混沌沌过了三天，沈秋明来了，站在那里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九如。

九如没有回避，直接回视着这个在印象中模糊的父亲。不知为何他能够看自己这样良久，也不知道他为何选在夜晚才出现，难道说那个人已经离开了沈府？

“九如，”沈秋明出声了，“你换件干净的素服，来我书房。”

她没有多问，在沈府一贯如此，老爷的话没有人可以反驳。她慢慢地起身，正要离开。

“你不要回小院，暂时住在你母亲房间里，你的东西都给你送过去了，还有小院的墙上你画着什么？一股妖气！”沈秋明皱着眉头问。

她从来不是能让父亲展颜的乖巧女儿，每一次父亲看着她的时候都是不满地皱着眉的，九如轻声说：“那是一朵牡丹花，父亲。”

“半枯半荣的，看着让人觉得不舒服，改天把那面墙重新都涂白了。”

“父亲做主就好。”九如顺从地应声。母亲，你也不喜欢看到我们父女在你面前闹得不快，没有我陪你的六年，你是不是过得很辛苦？是女儿不孝了。

像是想到什么要紧的事情，九如的步子加快，回到母亲屋中，果然见到自己的衣裳行装都打包放在那里。她打开装书的箱子，捧出带锁的小盒，仔细打开，破损的金算盘安好地躺在里面。等到九如走进书房，意外地发现，不仅仅是沈秋明，还有坐在上座的赵凌琪，灯火之色融融地映在他脸上，一派贵气，浓眉长睫，唇若朱丹。她忍不住想，难怪三姐对他念念不忘，这样的人才，又有显赫的家底，真正是任何未出阁的姑娘心中的良人。

“九如，这位是京城来的侯爷。”话未落，沈秋明拿起桌上的茶盏，微微发怔。

在她印象里，父亲一向精明果断，很少流露出这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何况又是在贵客面前，居然把话说到一半就止住，让她杵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幸好赵凌琪对她微微一笑：“这位就是府中的如姑娘？”声音一如既往地好听，但